

程

舊五代史卷一百七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四

漢書九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潘本田家弘肇少游
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
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透入禁軍嘗在
晉祖麾下遂留為親從及踐阼用為控鶴小校高祖鎮
太原奏請從行升為牙校後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
為都將遙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之初代州王暉叛以
城歸契丹弘肇征之一鼓而拔尋授許州節度使充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附契丹主命大將
 耿崇美率衆登大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
 軍至潞州契丹退去崔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
 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
 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
 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
 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搥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西京
 無敢干忤後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興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
 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

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閔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
 情憂怖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轄
 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
 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

宋史	邊歸	謹傳	史宏	肇怙	權專	殺閭	里告	許成	風歸	謹言	曰邇	來
有匿	名書	及言	風聞	事構	害良	善有	傷風	化遂	使貪	吏得	以報	復
私怨	讒夫	得以	肆其	虛誕	請明	行條	制禁	遏誣	罔凡	顯有	披論	具
陳姓	各其	匿名	書及	風聞	事者	並見	止絕	論者	躓之			

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
 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奮勳故將失勢之

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附契丹主命大將
耿崇美率衆登大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
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程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
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
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弘肇嚴毅寡言部轄軍衆
有過無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
使少不從命弘肇立搥殺之將吏股慄以至平定兩京
無敢干忤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
揮使兼鎮宋州高祖大漸興樞密使楊邠周太祖蘇逢
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居無何

河中永興鳳翔連橫謀叛閔輔大擾朝廷日有徵發羣
情憂喘亦有不逞之徒妄構虛語流布京師弘肇都轄
禁軍擊衛都邑專行刑殺畧無顧避無賴之輩望風匿
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
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軍吏因
緣為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
為坊正所拘立斷其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士則誣
以訛言棄市其他斷舌決口斷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
相李崧為部曲誣告族戮于市取其幼女為婢自是仕
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為意而奮勳故將失勢之

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
 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
 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
 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家僮及
 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
 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
 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遣淮
 南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榜
 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帳
 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

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弘肇所領睢陽其屬府
 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貧戾完橫負勢生事吏民

東	莫	之	怒
都	敢	乃	甚
事	忤	其	竟
略	其	吏	亦
薛	意	以	無
居	其	私	以
正	部	憾	屈
傳	下	而	也
史	民	誣	
宏	告	之	
肇	民	也	
領	犯	逮	
侍	鹽	捕	
衛	禁	吏	
親	法	鞠	
軍	當	之	
威	死	具	
震	居	伏	
人	正	以	
主	疑	吏	
殘	其	抵	
忍	不	法	
自	實	宏	
恣	呂	肇	
人	詰	雖	

兼中書令隱帝自閔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
 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于求補
 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
 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為國戍邊忍寒冒暑
 未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

後為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孔目吏解暉
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
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
福殷者以商販為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家僮及
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若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
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
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遣淮
南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榜
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為弘肇帳
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

輕我輩謂我輩為卒可恨可恨弘肇所領睢陽其屬府
公利委親吏楊乙就府檢校貪戾完橫負勢生事吏民
畏之副戎已下望風展敬聚斂刻剝無所不至月率萬
緡以輸弘肇一境之內嫉之如讎周太祖平河中班師
推功于衆以弘肇有翊衛鎮重之功言之于隱帝即授
兼中書令隱帝自閔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
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
軍職弘肇怒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玉帶諸伶官
錦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為國戍邊忍寒冒暑
未能徧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官其

克戾如此周太祖有鎮鄴之命弘肇欲其兼領機密之
任蘇逢吉異其議弘肇忿之翌日因竇貞固飲會貴臣
悉集弘肇厲色舉爵屬周太祖曰昨晨廷論一何同異
今日與弟飲此楊邠蘇逢吉亦舉大爵曰此國家之事
也何足介意俱飲醕弘肇又厲声言曰安朝廷定禍亂
直須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
雖有長槍大劍若無毛錐子贍軍財賦自何而集弘肇
默然少頃而罷未幾三司使王章于其弟張酒樂時弘
肇與宰相樞密使及內客省使閻晋卿等俱會酒酣為
手勢令弘肇不熟其事而閻晋卿坐次弘肇屢教之

至如

蘇逢吉戲弘肇曰近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
氏本酒妓也弘肇謂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不
校弘肇欲毆逢吉逢吉策馬而去弘肇遽起索劍意欲
追逢吉楊邠曰蘇公是宰相公若害之致天子何地公
細思之邠泣下弘肇索馬急馳而去邠慮有非常連鑣
而進送至第而遷自是將相不協如水火矣隱帝遣王
峻將酒樂于公子亭以和之竟不能解其後李業郭允
明後贊鼎文進居中用事不悅執政又見隱帝年漸長
厭為大臣所制嘗有忿言業等乃乘間譖弘肇等隱帝
稍以為信業等乃言弘肇等專權震主終必為亂隱帝

益恐嘗一夕聞作坊鍛甲之聲疑外有兵伏卒至達旦
 不寐自是與業等密謀禁中欲誅弘肇等議定入白太
 后太后曰此事豈可輕發耶更問宰臣等李業在側曰
 先皇帝言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太后又言之隱帝
 怒曰閨門之內焉知國家之事拂衣而出內容省使閻
 晉卿潛知其事乃詣弘肇私第將欲告之弘肇以他事
 拒之不見乾祐三年冬十一月十三日弘肇入朝與樞
 密使楊邠三司使王章同坐于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
 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等于閣夷其族先是弘肇
 第數有異嘗一日于階砌隙中有烟氣蓬勃而出禍前

二日昧爽有星落于弘肇前三數步如迸火而散俄而
 被誅周太祖踐阼追封鄭王以禮葬官為立碑弘肇子
 德琬乾祐中授檢校司空領忠州刺史粗讀書親儒者
 常不悅父之所為貢院嘗錄一學科于省門叫譟由中

祖嘉之	我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	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家故吏也為我求其近屬	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為奸	之益謹及宏肇誅獨得免周祖與宏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宏肇親	宏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稍稍引去惟崇矩事	宋史李崇矩傳史宏肇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
-----	---------------------------	---------------------------	---------------------------	---------------------------	---------------------------	---------------------------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祖庸使孔謙即其妻之世父也兼領度支補勾押官歷孟華鄆三州糧料使高祖為鄴都留守用為左都押衙高祖鎮太原益加親委漢國建遷檢校太保權樞密使汴洛平正拜樞密使檢校太傅及高祖大漸與蘇逢吉史弘肇等同受顧命輔立嗣君隱帝即位宰臣李濤上章請出邠與周太祖為藩鎮邠等泣訴于太后由是罷濤而相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時中書除吏太多訛謬者衆及杜居相位帝一以委之凡南衙奏事中書除命先委邠勘酌如不出邠意至于一

簿一撥亦不聽從邠雖長于吏事不識大体常言為國家者但得帑藏豐盈甲兵強盛至于文章禮樂並是虛事何足介意也平河中並加右僕射邠既專國觸事苛細條理煩碎前資官不得于外方居止自京師至諸州府行人往來並須給公平所由司求請公憑者朝夕填咽旬日之間民情大擾行路擁塞邠乃止其事時史弘肇恣行慘酷殺戮日衆都人士庶相目于路邠但稱弘肇之善太后弟武德使李業求為宣徽使隱帝與太后重違之私訪于邠邠以朝廷內使遷拜有序不可起居遂止隱帝所愛耿夫人欲立為后邠亦以為太速夫人

卒隱帝欽以台已卷下

案此下當有缺文

宣和書譜云邵末年留意縉紳延客門下知經史有用乃課吏傳

寫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侯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為令昭後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托及攻下遂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

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後至河東專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關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鎮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于權利剥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謂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

卒隱帝欲以后礼葬邠又止之隱帝意不悅左右有承
間進甘言者隱帝益怒之邠繕甲兵實帑廩俾國用不
闕邊鄙粗寧亦其功也

永樂大典卷
六千五百三

王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
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
虞侯張令昭作乱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
職為令昭後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
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
章為托及攻下遂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竄至洛
下匿于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

使高祖典侍衛親軍詔為都孔目官後至河東專委錢
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明年
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
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關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
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急
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
無乏及三鎮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于權利
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
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
斗目之謂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

歸田錄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為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
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
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撻估章亦不滿其意
隨事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盜榷茶
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
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
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詎而

罷章自是忽忽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
私第教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
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
適戶部員外郎張昭肅言羸疾踰年扶病就戮永樂大典卷六千八百

百五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為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
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弘建為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侯及鄴兵南渡命弘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

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
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命全州覆視幸其廣
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
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
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搯估章亦不滿其意
隨事令更添估章急于財賦峻于刑法民有犯鹽榷者
酒麴之令雖絲毫滴瀝盡處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
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獎用進拔者莫非鄉舊常
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筭子未知顛倒何益于事
後因私第開宴席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誼詬而

罷章自是怱怱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深阻其意而
私第教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
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
適戶部員外郎張昭肅言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永樂大典
卷六千八

百五
十

李洪建太后母弟也事高祖為牙將高祖即位累歷軍
校遙領防禦使史弘肇等被誅以弘建為權侍衛馬步
軍都虞侯及鄴兵南渡命弘建誅王殷之族洪建不即
行之但遣人監守其家仍令給饌竟免屠戮周太祖入
京城洪建被執王殷感洪建之恩累祈周太祖乞免其

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

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

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

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

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

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

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

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郎度使洪信即

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為盜所

殺盡奪而去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閻晉卿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

宋史李韜傳周祖征三叛韜從白文珂攻河中兵傳其城文珂夜

詣周祖議犒軍留韜城下時營柵未備李守貞乘虛來襲營中忽

見火發知賊驟至惶怖失據客省使閻晉卿率左右數十人遇韜于

月城側謂韜曰事急矣城中人悉被黃紙甲為火光所照色俱白

此殊易辦奈軍士無鬪志何韜憤怒曰豈有食君祿而不為國致

死耶即援稍而進軍中死士十餘輩隨韜犯賊鋒蒲有猛將躍馬

持戈擬韜韜刺之洞胸而墜又連殺數十人蒲軍遂潰因擊大破

之

注禱于前遂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晉卿權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晉卿乃自殺于家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

死不從遂殺之洪建弟業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業昆仲凡六人業處其季故太后尤憐之高祖置之麾下及即位累遷武德使出入禁中業恃太后之親稍至驕縱隱帝嗣位尤深倚愛兼掌內帑四方進貢二宮費委之出納業喜趨權利無所顧避執政大臣不敢禁詰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太后亦令人微露風旨于執政時楊邠史弘肇等難之業由是積怨蕭牆之變自此而作楊史既誅業權領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業自取金寶懷之策馬西奔行至陝郊其郎度使洪信即其長兄也不敢匿于家業將奔太原至絳州境為盜所

殺盡奪而去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閻晋鄉者忻州人也家世富豪少仕并門歷職至客將高祖在鎮頗見信用乾祐中歷閣門使判四方館未幾關西亂郭崇義討趙思綰于京兆晋鄉以偏師攻賊壘賊平為內客省使丁父憂起復前職時宣徽使闕晋鄉以職次事望合當其任既而久稽拜命晋鄉頗怨執政會李業等謀殺楊史詔晋鄉謀之晋鄉退詣弘肇將告其事弘肇不見晋鄉憂事不果夜懸高祖御容于中堂泣禱于前遂明戎服入朝內難既作以晋鄉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北郊兵敗晋鄉乃自殺于家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一

卷	一	萬	三	百	九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第	一	十	一	十	一	十

聶文進并州人少給事于高祖帳下高祖鎮太原甚見
 委用職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樞密院承旨歷領
 軍屯衛大將軍遷領衛大將軍仍領舊職冊府元龜卷七百六十六
 遇周太祖出征稍至驕橫久未遷改深所怨望李業輩
 構成變亂史弘肇等遇害之前夕文進與同黨預作宣
 詔制置朝廷之事凡關文字並出文進之手明日難作
 文進點閱兵籍徵發軍眾指揮取舍以為己任内外咨稟
 前後嗔咽太祖在鄴被搆初謂文進不預其事驗其事
 迹方知文進亂階之首也大詬詈之太祖過封丘帝次

于北郊文進告太后曰臣在此請宮中勿憂兵散之後

文進召同黨痛飲歌笑自若遲明帝遇禍文進奔竄為

軍士所追梟其首

冊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五

後贊為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家生

贊後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為內職

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

贊不得已而奉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

乾祐末宰相楊邠

侍衛親軍使史弘肇執權贊以久次未遷頗懷怨望乃

與樞密承旨聶文進等搆變既難作贊與同黨更侍帝

側剖判戎事且防間言北郊兵敗贊竄歸兗州慕容彥

趙執之以獻有司鞠贊伏罪周太祖命誅之

冊府元龜卷九百五

二十

郭允明者小名竇十河東人也幼隸河東制置使范徽
柔被誅允明遂為高祖所養服勤既久頗得高祖之歡
心高祖鎮太原稍歷牙職及即位累遷至翰林茶酒使
兼鞍轡使隱帝嗣位尤見親狎每侍寵驕縱畧無禮敬
與相州節度使郭謹以同宗之故頗交結謹在鎮允明
常齎御酒以遺之不以僭上犯禁為意其他輕率悉皆
類此執政大臣頗姑息之嘗奉使荆南車服導從有同
節度使將州縣郵驛奔馳畏懼節度使高保融承迎

不暇允明潛使人步度城壁之高卑池隍之廣隘以動
荆人異得重賄乾祐末兼飛龍使未幾與李業輩搆變
楊邠等諸子允明親刃之于朝堂西廡下王章女壻戶
部員外郎張貽肅血流遂注聞者哀之及北郊之敗允
明迫帝就就民舍手行弒遂尋亦自殺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劉銖陝州人也少事梁邵王朱友誨為牙將晉天福中

高祖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乃表為內職高

祖出鎮并門用為左都押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為

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國初授永興軍節度使從定汴洛

移鎮青州加同平章事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
 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
 体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
 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
 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
 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
 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
 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
 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惧
 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

隆	平	集	郭	瓊	傳	云	劉	銖	守	平	盧	稱	疾	不	朝	隱	帝	疑	其	叛	詔	瓊	領	兵
去	就	禍	福	銖	趨	召	張	宴	伏	兵	幕	下	瓊	無	懼	色	銖	亦	不	敢	發	瓊	為	言

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倭儻兒
 矣尋以銖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為銖
 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
 應與人為婢耳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
 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
 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
 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

銖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貸免
每親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
体無完者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如
其歲數謂之隨年杖在任擅行賦斂每秋苗一畝率錢
三千夏苗一畝錢二千以備公用部內畏之脅肩重迹
乾祐中淄青大蝗銖下令捕蝗畧無遺漏田苗無害先
是濱海郡邑皆有兩浙迴易務厚取民利自置刑禁追
攝王民前後長吏利其厚賂不能禁止銖即告所部不
得與吳越徵負擅行追攝浙人惕息莫敢干命朝廷惧
銖之剛戾難制因前沂州刺史郭瓊自海州用兵還過

青州遂留之即以符彥卿代銖銖即時受代離鎮之日
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填塞諸井以土平之彥卿發其
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每潛戰手于史弘肇楊邠第會
李業輩同誅弘肇等銖喜謂業輩曰君等可謂僕儻兒
矣尋以銖知開封府事周太祖親族及王峻家並為銖
所害周太祖入京城執之下獄銖謂妻曰我則死矣君
應與人為婢耳妻曰明公所為如是雅合為之周太祖
遣人讓銖曰昔日與公常同事漢室寧無故人之情家
屬屠滅公雖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哉公家亦有妻
子還顧念否銖但稱死罪遂啓太后并一子誅之而釋

出	本	錄
出	本	錄
出	本	錄

其妻周太祖踐阼詔賜銖妻陝州莊宅各一區永樂大典卷六

千三百五十 五代史關文漢隱帝朝銖為開封尹周

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

慘毒及隱帝過宮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

之銖對曰某為漢家戮叛族耳不知其他周祖怒遂殺

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

史臣曰臣觀漢之亡也豈繫于天命哉蓋委用不得其

人聽斷不符于理故也且如弘肇之淫刑楊邠之執政

李業晉卿之設計文進允明之狂且雖使成王為君周

公作相亦不能保宗社之安延歲月之命况隱帝逢吉

之徒其能免乎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當乾祐之末也何斯言之驗歟惟劉銖之忍酷

又安能道於一死乎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八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五

漢書十

李崧深州饒陽人父舜鄉本州錄事參軍崧幼而聰敏
十餘歲為文家人奇之弱冠本府署為參軍其父嘗謂
宗人李鑄曰大醜生處形奇氣異前徒應不居徒勞之
地賴吾兄誨激之大醜即崧之小字也同光初魏王繼
岌為興聖宮使兼領鎮州節鉞崧以參軍從事時推官
李堯掌書崧見其起草不工密謂掌事呂柔曰令公皇
子天下瞻望至于尺牘往來章表論列稍須文理合宜

途

李侍御起草未能盡善呂曰公試代為之呂得崧所作
盧質馮道皆稱之繇是擢為興聖宮巡官獨掌奏記莊
宗入洛授太常寺協律郎王師伐蜀繼岌為都統以崧
掌書記蜀平樞密使郭崇韜為宦官誣搆繼岌遂殺崇
韜父子外尚未知崧白繼岌曰王何為作危事至于不
容崇韜至洛誅之未晚令懸軍五千里無咫尺書詔便
殺重臣非謀也繼岌曰吾亦悔之崧名書吏三四人登
樓去梯取黃紙矯寫詔書倒使都統印發之翌日告諸
軍軍情稍定岌自獨還葉歐陽史師還繼岌
死于道崧至京師明宗革命
任圖以宰相判三司用崧為監鐵推官賜緋丁內艱歸鄉

有 難

里服闋鎮帥范延光奏署掌書記延光為樞密使拜拾
遺直樞密院遷補闕起居郎尚書郎充職如故長興末
改翰林學士清泰初拜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先是長
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朝廷欲命重將鎮太原時晉祖
為六軍副使以秦王從榮不軌懇求外任深九北門之
望而大臣以晉高祖方權兵柄以議之一日明宗怒其
未奏范延光趙延壽等無對退歸本院共議其事方欲
以康義誠為之時崧最在下位聳立請曰朝廷重兵多
在北邊須以重臣為帥以某所見非石太尉不可也會
明宗令中使提之衆乃從其議翌日晉祖既受太原之

命使心腹達意于崧云累浮圖須與合却尖蓋感之深也及清泰末晉祖入洛崧與呂琦俱竄匿于伊闕民家自日晉高祖召為戶部侍郎判戶部踰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桑維翰並兼樞密使維翰鎮相州未幾廢樞密院事歸中書加尚書右僕射從幸鄴丁外艱恩制起復崧上章數四懇辭其命優詔不允復上章不報崧不得已而視事晉少帝嗣位復用桑維翰為樞密使命崧兼判三司未幾代維翰為樞密使與馮玉對掌機密開運末崧玉信契丹之詐經畧瀛鄭中渡之敗落其姦謀契丹入京歸趙延壽張礪素稱崧之才契丹主善遇

之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院使契丹嘗謂左右曰我破南朝祇得李崧一人而已從契丹北行面于鎮州高祖平汴洛乃以崧之居第賜蘇逢吉第中宿藏之物皆為逢吉所有其年秋真州逐苗建勅舊作麻谷崧與

宋史陶穀傳李崧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

清史長編

崧懼稜疾不出崧族子昉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適來朝廷于我有	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于稠人中厚誣叔父崧嘆曰穀	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詔命吾何負于陶氏	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	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昉聞之汗出
---------------------------	---------------------------	---------------------------	---------------------------	----------------------

宿于澄家以嶼見督情告

案陶隱史是時高祖初李睿陵河中李守貞反澄乃

教延過告變言崧嶼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禁京師文以臘丸書通守貞遂一夕通謀告變

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使召崧至第從容語

及葛延過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托逢吉遣使送于侍

衛獄既行紫歐陽史乘馬崧志曰自古未有不亡之

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詞

宋史李昉傳晉侍中崧與昉同宗且同里時人謂崧為東李家昉

為西李漢末崧被誅至宋其子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昉為訟

其父寃且言周太祖已為昭雪贈官還其田宅錄璨而官之然璨

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詔授璨著作佐郎後官至資善大夫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

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

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迨逢吉初學

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

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

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

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

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

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

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

諮

教延遇告變言崧嶼其甥王凝謀因
山陵放火禁京師之以臘丸書通守貞遂一夕通謀告變

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使召崧至第後容語

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托逢吉遣吏送于侍

衛獄既行案歐陽史乘馬崧志曰自古未有不亡之

東都事略王溥傳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彈書結契丹有記其詞
者否溥曰崧有此肯示人耶蘇逢吉輩陷之耳世宗遂優贈崧官

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

並梟首于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永樂大典卷一
萬三百九十一

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

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漱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

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迨逢吉初學

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

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

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

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

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

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

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

諮

卷一百一十五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蘇逢吉

教延遇告變言崧嶼其甥王凝謀因山陵放火禁京師文以臘丸書通守貞遂一夕通謀告變

逢吉覽狀示史弘肇其日逢吉遣使召崧至第後容語

及葛延遇告變之事崧以幼女為托逢吉遣吏送于侍

衛獄既行案歐陽史乘馬從者去無一人崧恚曰自古未有不亡之

國不死之人及為吏所鞠乃自誣伏罪舉家遇害少長

悉尸于市人士寃之崧與徐台符同學相善乾祐三年

秋台符夢崧謂曰予之寃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

並梟首于市當崧所誅之地未幾延遇李澄亦以戮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一蘇逢吉長安人父悅逢吉母早喪而悅鰥居旁無侍者

性嗜酒雖所飲不多然激醪終日佗人供膳皆不稱旨

俟逢吉庖炙方肯下筯悅初仕蜀官升朝迨逢吉初學

為文嘗代父染翰悅嘗為高祖從事甚見禮遇因從容

薦逢吉曰老夫耄矣才器無取男逢吉粗學援毫性復

恭恪如公不以狔犬之微願令事左右高祖召見以神

精爽惠甚憐之有頃擢為賓佐凡有謀議立侍其側高

祖素嚴毅及鎮太原位望崇重從事稀得謁見惟逢吉

日侍左右兩使文簿堆案盈几左右不敢輒通逢吉置

于懷袖俟其悅色則諮之多見其可高祖建號于太原

逢吉自節度判官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車駕至

諮

汴朝廷百司庶務逢吉以為己任參決處置並出胷臆雖有富有否而事無留滯會翰林學士李濤後容侍帝言及霸府二相官秩未崇逢吉旋加吏部尚書未幾轉左僕射監修國史從征杜重威于鄴下數乘醉抵辱周太祖及高祖大漸與楊邠史弘肇等卧内同受顧命李濤與逢吉論甥舅之契相得甚歡濤之入相逢吉甚有力焉會濤上章請出兩樞密為方鎮帝怒罷濤相勒歸私第時論疑濤承逢吉之風旨先是高祖踐阼之後逢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

不可勝數物論紛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逢吉尤之貪財貨無所顧避求進之士稍有物力者即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及楊邠為相稍奪二蘇之權自是盡斂手而已邠每憊二蘇之失艱于除拜至于諸司補吏與門胄出身一切停罷時論以邠之蔽固亦由逢吉禹珪本不能至公于物之所致也初高祖至汴以故相馮道李崧為契丹所俘終于真定乃以崧第賜逢吉道第賜禹珪崧于西洛有別業亦為逢吉所有及真定逐契丹崧道歸朝崧弟嶼以逢吉占據其第時出怨言未幾崧以西京宅券獻于逢吉不悅會崧有僕夫欲誣告

謀反逢吉誘致其狀即告史弘肇令逮捕其家逢吉遣直省吏召崧至第即令監至侍衛獄翌日所司以獄辭上其李嶼欵招云與兄崧弟嶷與家僮二十人商議比至山陵發引之時同放火謀亂其告是實蓋自誣之辭也逢吉仍以筆添注二十人字為五十封下有司盡誅崧家時人寃之歸咎于逢吉逢吉深文好殺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盜賊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並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曰為盜者族誅猶非王

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由此也逢吉性侈靡好鮮衣美食中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極盡甘珍嘗于私第大張酒樂以名權貴所費千餘緡其妻武氏卒葬送甚盛班行官及外州節制有與逢吉相欵治者皆令齎送綾羅絹帛以備緇素失禮違度一至如此又性不拘名教繼母死不行服妻死未周其子並授官秩有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便見諸子逢吉怒且惧他日凌弱其子息乃密白高祖誣以他事杖殺之乾祐二年秋加守司空周太祖之將鎮鄴也

多
逢吉奏請落樞密使隱帝曰有前例否逢吉奏白樞密
之任方鎮帶之非便史弘肇曰兼帶樞密所與諸軍稟
畏竟後弘肇之議弘肇怒逢吉之異已逢吉曰此國家
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豈得便耶事雖不
從物議之居無何王章張飲會逢吉與史弘肇有謔
言大為弘肇所詬逢吉不校幾至毆擊逢吉馳馬而歸
自是將相失歡逢吉欲希外任以紓弘肇之怒既而中
輟人問其故逢吉曰苟領一方鎮祇消得史公一處分
則為糞粉矣李業輩惡弘肇楊邠等逢吉知之每見業
等即微以言激怒之及弘肇等被害逢吉不預其謀聞

變驚駭即受宣徽權知樞密院事尋令草制正授制入
聞鄰兵至澶州乃止事急逢吉謂人曰蕭牆之變太覺
匆遽主若有一言見問必不至是矣數夕宿于金祥
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見李崧
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
官軍敗于劉子坡是夕逢吉宿于七里郊與同舍痛飲
醉將自刎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
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臬于北市釋其家族其臬
首之所適當李崧免死之地廣順初詔就西京賜其子
莊宅各一區

永樂大典二千三百九十二
五代史補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

士丘廷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
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伏順而起兵不血刃而
天下定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逾年廷敏始遠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且
撫所坐騎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
讓與鄙夫耶廷敏遂慚悚而退

李鑄唐宗屬也父洎韶州刺史伯父湯咸通中為給事
中懿宗除乳母楚國夫人聶為夏州刺史湯封還制書
詔曰朕少失所親若非楚國夫人鞠養則無朕此身雖
非朝典望鄉放下仍今後不得援以為例湯乃奉詔其
諫直如此鑄少舉進士累舉不第客遊河朔稱清海軍
掌書記謁定州王處直不見禮鑄即脫綠被緋入常山
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由是得進案歐陽史云鑄為人

利口趙王鎔辟為後事鎔卒復為王德明賓客德明使
鑄聘于唐莊宗鑄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之狀莊宗
嘉之及常山平以鑄為霸府支使嘗後容請于莊宗曰
鑄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輩生于
常山稟恃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同光初授宗正卿
俄兼工部侍郎常山有唐啟運陵鑄受富民李守恭賂署
為陵臺令守恭暴橫為長吏所訴按之以聞鑄左授司
農少卿削金紫未幾出為河中府副使明宗即位歷兵部
戶部侍郎工部戶部尚書長興中以與明宗有舊常貯
入相之意後容謂時相曰唐祚中興宜敦叙宗室才高

者合居相位僕雖不才曾事莊宗霸府見令上于藩邸
時家代重侯累相請安李氏不在諸族之下論才較藝
何讓衆人久真僕于朝行諸君安乎馮道趙鳳每怒其
僭有頃鑄因淮南細人言事乃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偽
吳欲歸國久矣若朝廷先遣使諭之則旋踵而至矣重
誨然之以玉帶與細人令往淮南為信久而不反由是
出鑄為兗州行軍司馬得代歸闕復為戶部尚書尋轉
兵部尚書有頃兼判太常鄉事嘗權典造部銓綜失序
物論非之晉天福中守太子少保開運中遷太子太保高
祖至闕授受司徒數月而卒年八十八詔贈太傅

永樂大典

訥

卷一萬三
百九十

龍敏字欲紉幽州永清人少學為儒仕鄉里為假掾劉
守先不道敏避地浮陽會戴思遠渡河而南乃從之鄉
人周知裕仕梁為裨將敏往依焉知裕屢薦不調敏弓
遊都邑累年唐莊宗定魏博敏聞故人馮道為霸府記
室乃客于河中歲歸太原館于馮道之家監軍使張承
業即署敏為巡官與監軍奏記莊宗平河洛徵為司門
員外郎以家貧乏養求為興唐少尹踰年丁母喪退居
鄴下會趙在礼據鄴城以敏鄉人強起令署事又為亂
軍所迫敏不敢拒明年在礼鎮浮陽敏復居喪制服闋

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武年七十咸武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武以敏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贇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贇入掌樞機敏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岩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行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

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若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况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匹請于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耶

通鑑即萬金為陳州刺史胡三省云萬金當時勇將也

之內得其半濟則若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閒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圍柏谷中有鉄障亦可衝踏况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猛壯用之晚矣人亦以

除戶部郎中改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敏父咸武年七十咸武之父年九十餘供養二尊朝夕無懈咸武以敏貴得秘書監致仕敏為兵部侍郎奉使幽州鄉里耆舊留宴盡歡馮贇為北京留守奏敏為副贇入掌樞機敏為吏部侍郎敏學術不甚長然外柔而內剛愛決斷大計清泰末從唐末帝在懷州時趙德鈞父子有異圖晉安砦旦夕憂陷末帝計無從出問計于從臣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末帝然之而不能用敏又謂末帝親將李懿曰君連姻帝戚社稷之危不俟翹足安得默

默苟全耶懿因籌德鈞必破蕃軍之狀敏曰僕燕人也諳趙德鈞之為人膽小謀拙所長者守城砦嬰壕塹篤勵健兒耳若見大敵奮不顧身摧堅陷陣必不能矣况名位震主姦以謀身乎僕有狂策不知濟否苟能必行亦救寨之一術也懿請言之曰如聞駕前馬僅有五千匹請于其間選擇壯馬精甲健夫千人僕願得與郎萬金二人由介休路出山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千騎之內得其半濟則砦無虞矣張敬達等幽閒不知朝廷援兵近遠若知大軍在團柏谷中有鉄障亦可衝踏况敵騎乎末帝聞之曰龍敏之心猛壯用之晚矣人亦以

為大言然其慷慨感激皆此類也晉祖受命敏以本官判戶部遷尚書左丞丁父憂服闋復本官遷太常卿開運中奉命使越先是朝臣將命必拜起于浙帥敏至抗揖而已識者多之使還改工部尚書乾祐元年春疽發于背聞高祖晏駕乃扶病于私第縞素而臨後旬日卒于家時年六十三隱帝嗣位詔贈右僕射

永樂大典卷五百三十二

劉鼎字公度徐州蕭縣人祖泰蕭縣令父崇梁太祖微時常傭力崇家_即及位召崇用之歷殿中監商州刺史崇之母撫梁祖有恩梁氏號為國婆徐宗之民謂崇家為泰龍劉家鼎起家為大理評事歷尚書博士殿中侍

御史起居郎清泰中自吏部員外郎出為渾州廉判入為刑部郎中充監鈇判官改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乾祐初拜諫議大夫卒年五十五鼎善交遊能談笑居家仁孝事繼母趙氏甚謹異母昆仲凡七人撫之如一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為能子衮登進士第文彩適雋仕周為左拾遺直史館早卒

永樂大典卷九

千九十九

張允鎮州東鹿人父微允幼學為儒本州為參軍張文礼之據州叛莊宗致討允隨文礼于處瑾請降于鄴不許與處瑾並繫于獄鎮冀平宥之留于鄴署本府功

曹趙在礼嬰城叛署節度判官後歷滄元二鎮書記入
為監察御史歷右補闕起居舍人充弘文館直學士水部
員外郎制知誥清泰初皇子重美為河南尹典六軍諸
衛事時朝廷選擇參佐以允剛介充給事中充六軍判
官尋罷職轉左散騎常侍晉天福初允以國朝頻有肆
赦乃進駁赦論曰管子云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
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紀云
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對曰唯願陛下無為赦耳如是
者何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亦不以為無恩為罰有
罪故也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

狴牢以放囚異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
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見赦則無罪者銜冤銜冤者彼
何疎見捨者此何親乎如此則是致災之道非救之術也
自此小民遇天災則喜皆相勸為惡曰國家好行赦必
救我以救災如此即是國家教民為惡也且天道福善
禍淫若以赦為惡之人而更變災為福則又是天助其
惡民也細而究之必不然矣倘或天降之災蓋欲警誡
人主節嗜欲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不濫捨有罪不僭
殺無辜使美化行于下聖德聞于上則雖有水旱亦不
為沴矣豈以濫赦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彰其德乎是

知赦之不可行也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獎飾仍付史館五年遷礼部侍郎凡三典貢舉改御史中丞轉兵部

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承旨契丹入京城落職守本

官案東都事畧列温叟傳契丹入京師温叟惧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

延壽曰學士不稱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乾祐初授吏部侍郎自誅史

孔肇後京城士庶連夢恐悚允每朝退即宿于相國寺

僧舍及北軍入京師允匿于佛殿藻井之上墜屋而卒

時年六十五子鸞仕皇朝為太常少卿永樂大典卷六千三百五十一

任延皓并州人也業術數風雲之事晋高祖在太原重

圍時高祖最為親要延皓以本業請見高祖甚加礼遇

晋天福初延皓授太原掾尋改交城文水令皆高祖慰

薦之力也高祖鎮太原延皓多言外事出入無間高祖

左右皆憚之在文水聚斂財賄民欲陳訴延皓知之一

日先誣告縣吏結集百姓欲劫縣庫高祖怒遣騎軍併

擒縣民十數族誅之冤枉之殺聞于行路高祖即位累

官至殿中監恃寵使氣人望而畏之雖宰輔之重延皓

視之蔑如也劉崇在河東常日切齒及魏王承訓薨歸

葬太原令延皓擇葬地時有山岡僧謂劉崇曰魏王葬

地不吉恐有重喪未幾高祖崩崇以僧言奏之乃配流

延皓于麟州路由文水市民擲瓦毆罵甚衆吏人救之

僅免既至貶所劉崇令人殺之籍沒其家

永樂大典卷九千三百五

十一

難

史臣曰李崧仕唐晉之兩朝聳伊樂之重望考其器業無忝台衡會多僻之朝被參夷之戮人之不幸天亦不悅逢吉秉蛇虺之心竊夢龍之位殺人不忌與國俱亡李崧之冤血未消逢吉之梟首斯至冥報之事安可忽諸自李鑄而下凡數君子者皆踐履朝行彰施帝載國華邦直斯焉在哉延皓之醜行宜乎不得其死矣

永樂大典

卷九千三百五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九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列傳第六

漢書十一

杜重威其先朔州人近世徙家于太原祖興振武牙將父堆金事唐武皇為先鋒使重威少事明宗自護聖軍救領防州刺史其妻即高祖妹也累封宋國大長公主天福初命重威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構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眾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于鄴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未幾移

永樂大典

通鑑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之能以為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

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于宗坊重榮奔據常山

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

通鑑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

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秦州滿城遂城

弊

契丹主古北口迴軍追躡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與十室九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

鎮鄆州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鎮州安重榮
稱兵向闕命重威禦之敗重榮于宗城重榮奔據常山
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于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
所得重榮家財及常山公帑悉歸于己晉高祖知而不
問至鎮復斂于民稅外外賦境內苦之少帝嗣位與契
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
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
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
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畧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
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

弊

契丹主古北口迴軍追躡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
為契丹所困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
等引軍四出敵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
命更望福乎遂收軍馳歸常山先是重威于州內括借
錢帛吏民大被其苦人情咸怨重以境內凋與十室九
空重威遂無留意連上表乞歸朝不俟報即時上路朝
廷以邊上重鎮主帥擅離苟有奔衝慮失禦備然亦無
如之何即以馬全節代之重威尋授鄴都留守會鎮州
軍食不繼遣殿中監王欽祚就本州和市重威私第
有粟十餘萬斛遂錄之以聞朝廷給絹數萬匹償其粟

直重威大忿曰我非反逆安得籍沒耶三年冬晉少帝重威與李守貞等率師經畧瀛鄭師至瀛州城下晉騎將梁漢璋進與契丹接戰漢璋死焉重威即時命迴軍次武強聞契丹主南下乃西趨鎮州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水而營十二月八日宋彥筠王清等率數千人渡滹池陣于北岸為敵所破時契丹游軍已至栲城道路隔絕人情危蹙重威密遣人詣敵帳潜布心腹契丹主大悅許以中原帝之重威庸暗深以為信一日伏甲于內召諸將會告以降敵之意諸將愕然以上將既變乃俛首聽命遂連署降表令中門使高勳齎送敵帳軍

士解甲舉轂慟哭是日有大霧起于降軍之上契丹主使重威衣赭袍以示諸軍尋偽加守太傅鄴都留守如故契丹南行命重威部轄晉軍以從既至東京駐晉軍于陳橋士伍飢凍不勝其苦重威每出入衢路為市民所詬俛首而已契丹下令括率京城錢帛將相公私雷同率配重威與守貞各萬緡乃告契丹主曰臣等以十萬漢軍降于皇帝不免配借臣所不甘契丹主笑而免之尋群盜斷澶州浮梁契丹乃遣重威歸藩明年三月契丹主北去至相州城下重威與妻石氏詣牙帳貢獻而迴高祖車駕至關以重威為宋州節度使加守

大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舊作麻谷今改正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衮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

宋史杜漢徽傳云從高行周討杜重威于鄴城屢為流矢所中身
被重創猶力戰觀者壯之

高祖駐軍數日城中糧盡屑麴餅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鄴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免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

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路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十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關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命于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澆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

大尉重威懼閉城拒命詔高行周率兵攻討重威遣其子弘遂等告急于鎮州滿達勒舊作麻荅今改正乞師救援且以弘遂為質滿達勒遣蕃將楊衮赴之未幾鎮州諸軍逐滿達勒楊衮至洛州而迴十月高祖親征車駕至鄴城之下遣給事中陳觀等齎詔入城許其歸命重威不納數日高祖親率諸軍攻其壘不克王師傷夷者萬餘人高祖駐軍數旬城中糧盡屑麴餽以給軍士吏民踰壘而出者甚衆皆無人色至是重威牙將詣行宮請降復遣郎度判官王敏奉表請罪賜優詔敦免許其如初重威即遣其子弘遂妻石氏出候高祖重威繼踵出降素

服俟罪復其衣冠賜見即日制授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鄴城士庶殍路者十之六七先是契丹遣幽州指揮使張璉以部下軍二十餘人屯鄴時亦有燕軍一千五百人在京師會高祖至關有上變者言燕軍謀亂盡誅于繁臺之下咸稱其冤有逃命于鄴者備言其事故張璉等懼死與重威膠固守城畧無叛志高祖亦悔其前失累令宣諭許以不死璉等于城上揚言曰繁臺之誅燕軍何罪既無生理以死為期璉一軍在圍中重威推食解衣盡力姑息燕軍驕悍澆陵吏民子女金帛公行豪奪及重威請命璉等邀朝廷信誓詔許璉等却

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
 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
 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
 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頽命之際
 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于弘章
 弘璉弘璠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遂節梟首
 不改虺姓難馴昨朕少不安罷朝教日而重威父子
 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今則顯有陳告備驗姦
 期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
 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

陳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

隆平集	黨進	幼為天	雄軍節	度使杜	重威奴	重威愛	其淳謹	雖長
猶令與	婢妾雜	侍重威	敗周祖	得之以	為鐵騎	都虞候	重威之	後
寒餓進	常分俸	以給士	大夫或	媿馬				

清史長編

鎮河陽用為典客後移教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
 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
 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為宣徽使少帝
 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
 都虞侯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
 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

歸本土及出降盡誅璉等將數十人其什長已下放歸
幽州將出漢境剽畧而去高祖遣三司使王章樞密副
使郭威錄重威部下將吏盡誅之籍其財產與重威私
帑分給將士車駕還宮高祖不豫既而大漸頽命之際
謂近臣將佐曰善防重威帝崩遂收重威重威子弘章
弘璉弘璠誅之詔曰杜重威猶貯禍心未悛遂節梟首
不改虺姓難馴昨朕少不安罷朝數日而重威父子
潛肆兇言怨謗大朝扇惑小輩令則顯有陳告備驗姦
期既負深恩須寘極法其重威父子並處斬所有晉
朝公主及外親族一切如常仍與供給重威父子已誅

陳尸于通衢都人聚觀者詬罵蹴擊軍吏不能禁屍首
狼籍斯須而盡弘璉重威之子也累官至陳州刺史

大典卷一萬
四千七百三十一

李守貞河陽人也少桀黠落魄事本郡為牙將晉高祖
鎮河陽用為典客後移教鎮皆從之及即位累遷至客
省使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淮夷入寇晉高祖命馬
全節討之守貞監護其軍賊平以守貞為宣徽使少帝
即位授滑州節度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未幾改侍衛
都虞侯開運元年春契丹犯澶魏少帝幸澶州契丹遣
將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柵于東岸守

貞率師自澶州馳逐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獲馬數百匹偏裨七十餘人有頃敵退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為兗州節度使依前侍衛都虞侯五月以守貞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彥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于別第光遠有孔目官吏宋顏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于守貞得之置于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數十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閣不下或有告宋顏匿于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

怨

賞賜守貞盡以黥茶染木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怒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誑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行幸賜宴恩禮無比開運二年春契丹以全軍南下前鋒至相州湯陰縣詔守貞屯滑州少帝再幸澶州守貞為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遂收軍而還四月車駕還京以守貞為侍衛副都指揮使移鎮宋州加檢校太師三年春詔守貞率師巡邊至衡水獲鄭州刺史趙思英而還居無何代高

勢

行周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移鎮鄆州意頗缺望會宰
臣李崧加侍中守貞謂樞密使直學士殷鵬曰樞密何
功便加正相先是桑維翰以元勳舊德為樞密使守貞
位望素處其下每憚之與李彥韜馮玉華協力排斥維
翰竟罷樞務李崧事分踈遠守貞得以凌蔑其年夏契
丹寇邊以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少帝開曲宴于內
殿以寵其行教坊伶人獻語云天子不須憂北寇守貞
面上管幽州既罷守貞有自負之色以其言誇詫于外
既而率兵至定州北與契丹偏師遇斬其將嘉哩舊作解里
正今改而還九月加兼侍中會契丹遣瀛州刺史偽降于

少帝請發大軍應接朝廷信之十月詔杜重威為北面
行營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知幽州行府事先是
守貞領兵再由鄴都杜重威厚加贈遺曲意承迎守貞
悅之每于帝前稱舉請委征討之柄至是守貞重威等
會兵于鄴遂趨瀛州瀛州不應貝州節度使梁漢璋為
蕃將高牟翰所敗死之王師遂還師至深州聞契丹大至
乃西趨鎮州至滹沱之中渡與敵相遇官軍營于滹水之
南未幾敵騎潛渡至棗城斷我糧路尋則王清戰死重威
遂與守貞歸命契丹授守貞司徒依前鄆州節度使從
契丹至汴時京輦之下契丹充斥都人士庶若在塗炭二

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畧無慙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群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惧而未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于權

臣布求果澄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美室新通鑑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里

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已

乃替吉成乃行宋史王繼勳傳李守貞之叛令繼勳據潼關為郭從義所破

常思等領兵閭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守貞軍初至守

宋史馬全義傳李守貞鎮河中召置帳下及守貞叛周主討之全義每率敢死士夜出攻周祖壘多所殺傷守貞貪而無謀性多忌刻全義累為畫策皆不能用

馬令南唐書朱元傳守貞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

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為礮竿守貞以為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

帥出入揚揚市人詬之畧無慙色有頃河北及京東草寇大起澶州浮橋為群賊所斷契丹主甚恐乃命諸帥各歸本鎮守貞遂赴汶陽高祖入汴守貞惧而來朝授守貞太保移鎮河中居無何高祖晏駕杜重威被誅守貞愈不自安乃潛畜異計乾祐元年三月先致書于權臣布求保證而完城郭繕甲兵晝夜不息守貞以漢室新造嗣君終立自謂舉無遺策又有僧總倫者以占術干守貞謂守貞有人君之位未幾趙思綰以京兆叛遣使奉表送御衣于守貞守貞自謂天時人事合符于己乃潛結草賊令所在竊發遣兵據潼關朝廷命白文琦

常思等領兵問罪復遣樞密使郭威西征守貞軍初至守貞以諸軍多曾隸于麾下自謂素得軍情坐俟叩城迎已及軍士詭譟大失所望俄而王景崇據岐下與趙思綰遣使推奉守貞乃號秦王思綰景崇皆受守貞署置又遣人齎蠟殍于吳蜀契丹以求應援既而城中糧盡殺人為食召摠倫詰其休咎摠倫至曰王自有天分人不能奪然分野災變俟磨滅將盡存留一人一騎即王鵲起之際也守貞深以為信洎攻城守貞欲發石以拒外軍礮竿子不可得無何上游汎一筏至其木悉可為礮竿守貞以為神助又嘗因宴會將佐守貞執弧矢

宋史	吳虔裕	傳周祖討三叛	以虔裕為河中行營都監	率護聖諸
軍	五千	以往	李守貞出兵五千餘	設梯橋分五路于長連城西北
以禦	周祖	周祖令虔裕率大軍	橫擊之	蒲人敗守奪其梯橋殺傷
大半				

死王師入城于烟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樓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于都城守貞首級梟于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萬張延嗣劉仁裕僧搃倫靖珍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市餘皆斬之永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遣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听声知人

貴賊守貞舉族悉令術聽之自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独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臣以謂術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君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先末趙在礼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礼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長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兆尹趙贊以父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為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趙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

相	子	傳
國	行	經
朝	心	學
國	士	皆
諸	世	不
心	世	亦
心	世	亦

遙指一虎舐掌圖曰我若有非常之事當中虎舌引弓一發中之左右拜賀守貞亦自負焉及周光遜以西砦降其勢益窘人情離散官軍攻城愈急守貞乃潛于衙署多為積薪芻為自焚之計二月七日城陷舉家陷火而死王師入城于烟中獲其屍斷其首函之并獲數子二女與其黨俱獻于闕下隱帝御明德接受俘馘宣露布百寮稱賀禮畢以俘馘徇于都城守貞首級梟于南市諸子并賊黨孫愿劉芮張延嗣劉仁裕僧搃倫靖琛張球王廷秀焦文傑安在欽等並磔于西市餘皆斬之永大典卷一萬三百九十 五代史闕文符后先遣河中節度使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嘗得術士善听声知人

貴賤守貞舉族悉令術聽之自言后大富貴當母儀天下守貞信之因曰吾婦尚為皇后吾可知也遂謀叛及城陷后独免周祖為世宗娶之顯德中冊為后臣以謂術士之言蓋亦有時而中人居之位安可無望而求公侯其誠之

趙思綰魏府人也唐同先末趙在礼之據魏城也思綰隸于帳下累從之在礼卒趙延壽籍其部曲盡付于其長子贊思綰即其首領也高祖定河洛趙贊自河中移京兆尹趙贊以父事契丹常慮國家終不能容乃與鳳翔侯益謀引蜀兵為援又令判官李恕入朝請覲趙贊不待報赴闕留思綰等數百人在京兆會高祖遣王景崇等西赴鳳翔行次京兆時思綰等數百人在焉思綰

等比是趙在礼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
欲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縮厲声先請自
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窃言曰思縮粗暴難制不
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
官王益部署思縮等赴關思縮既發行之途中謂其黨
常彦卿曰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並死矣小太尉
蓋謂趙贊也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既行至永興
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温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
縮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
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温等然之思縮等辭去部下並

無兵仗纔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縮遽奪其佩劍即
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
思縮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
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落池隍修棧櫓
浹旬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欵于河中李守貞遣使
齎偽詔授思縮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

而膾之	太平廣記
	賊臣趙思縮自倡亂至敗凡食人肝六十六無不面剖

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膾氣無敵矣二年夏
食既盡思縮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高

等比是趙在礼御士本不刺面景崇齊藏珍既至京兆
欲令文面以防逋逸景崇微露風旨思綰厲声先請自
刺以率其下景崇壯之藏珍窃言曰思綰粗暴難制不
如殺之景崇不聽但率之同赴鳳翔朝廷聞之遣供奉
官王益部署思綰等赴闕思綰既發行之途中謂其黨
常彦卿曰小太尉已入佗手吾輩至則並死矣小太尉
蓋謂趙贊也彦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既行至永興
副使安友規巡檢使喬守温出迎于郊外離亭置酒思
綰前曰部下軍士已在城東安下緣家屬在城欲各將
家今夜便宿城東守温等然之思綰等辭去部下並

無兵仗總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佩劍即
斬之其衆持白挺殺守門軍士十餘人分衆守捉諸門
思綰劫庫兵以授之遂據其城時乾祐元年三月二十
四日也翌日集城中丁壯得四千餘人濬池隍修樓櫓
浹旬之間戰守皆備尋遣人送欵于河中李守貞遣使
齎偽詔授思綰晉昌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朝廷聞之命
郭從義王峻帥師伐之及攻其城王師傷者甚衆乃以
長塹圍之經年糧盡遂殺人充食思綰嘗對衆取人膽
以酒吞之告衆曰吞此至一千即膽氣無敵矣二年夏
食既盡思綰計無從出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高

卷之
四

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

洛陽搢紳舊聞記趙思綰主藍田副鎮有罪已發李公肅時為環

衛將兼雍耀三白渠使雍耀莊宅使節度副使權軍府事護而脫

之來謝于李公公歸宅張夫人詰之曰趙思綰庸賤人公何以免

其過既來謝又何必見之乎曰某比不言夫人問須言之思綰者

密遣人令思綰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

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綰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

衣冠之族遭塗炭者眾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綰納款遂拔雍

城

騎

入城陳列步驍至牙署遣人名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
出祖對飲一杯便申化別思綰之則執之遂斬于市并

族其家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

東都事略郭從義傳云思綰困甚從義遣人誘之伴許以華州節
鉞思義信之遂開門送款從義入城思綰謁見即遣武士執之

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從義因入城召思
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
釘也思綰厲声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
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于市
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
餓斃之數可知矣 永樂大典卷一萬
六千九百九十一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騎

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緒曰太尉比與國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為急計令朝廷三處用兵一城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

雖賤類審觀其狀貌真亂臣賊子恨位下未有朕跡不然除去之	可也夫人曰既不能除去何妨以小惠啖之無使銜怨自後夫人	密遣人令思緒之妻來參夫人厚以衣物賜之前後與錢物甚多	及漢朝公以上將軍告老歸雍未久思緒過雍遂閉門據雍城叛	衣冠之族遭塗炭者眾公全家免禍終以計勸思緒納款遂拔雍	城
---------------------------	---------------------------	---------------------------	---------------------------	---------------------------	---

入城陳列步騭至牙署遣人召思緒曰太保登途不暇出祖對飲一杯便申仇別思緒之則執之遂斬于市并

族其家思緒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虢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並誅之籍思緒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按歐陽史思緒避留

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從義因入城召思緒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緒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釘也思緒厲声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于市

始思緒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餓斃之數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神	聖	皇	天	子	元	帥	節	制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騎

居城中因與判官程讓能同言于思綰曰太尉比與國
家無嫌但負罪懼誅遂為急計令朝廷三處用兵一城
未下太尉若翻然效順率先歸命以功補過庶幾無患
若坐守窮城端然待斃則何貴于智也思綰然之即令
讓能為章表遣牙將劉成琦入朝制授思綰華州節度
檢校太保以常彥卿為號州刺史遣內臣齎官告國信
賜之既受命遲留未發郭從義王峻等毒之曰狼子野
心終不可用留之必遺後悔耳既而從義王峻等緩轡
入城陳列步騭至牙署遣人召思綰曰太保登途不暇
出祖對飲一杯便申此別思綰之則執之遂斬于市并

族其家思綰臨刑市人爭投瓦石以擊之軍吏不能禁
是日并部下叛黨新授號州刺史常彥卿等五百餘人
並誅之籍思綰家財得二十餘萬貫入于官按歐陽史思綰遲留
不行陰遣人入蜀郭威命從義圖從義因入城召思
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思綰問曰何以用刑告者曰立
釘也思綰厲声曰為吾告郭公吾死未足塞責然釘磔
之醜壯夫所耻幸少假之從義許之父子俱斬于市
始思綰入城丁口僅十餘萬及開城惟餘萬人而已其
餓斃之數可知矣永樂大典卷一萬六千九百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一百十

宋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

太祖紀第一

周書一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文仲邢州
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遠郭氏故冒其姓

馬案五代會要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為睿和皇帝廟

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謀

漢贈太保追尊為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

鄭國夫人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

為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案五代會要溫陵齊

陵節陵皆無陵所遠

中朝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
 贈太師追尊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
 燕國夫人皇氏追謚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
 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
 光照室有声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
 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齡配章
 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
 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
 使李嗣昭常山戰歿于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
 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故閔依故人

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鬥多力繼韜奇之或踰
 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
 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
 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刺其腹市人執之屬吏

暇	也	春	瓊	異	日	宋
輒	周	秋	情	日	會	史
讀	祖	所	好	富	飲	李
每	令	謂	尤	貴	瓊	瓊
問	讀	以	密	無	熟	傳
難	之	正	嘗	相	視	唐
瓊	謂	守	造	忘	周	莊
為	瓊	國	瓊	苟	祖	宗
謂	曰	以	見	渝	知	募
瓊	兄	奇	其	此	非	勇
為	當	用	危	言	常	士
師	教	兵	坐	神	人	即
	我	較	讀	降	因	應
	自	存	書	之	舉	募
	是	亡	因	罰	酒	與
	周	治	問	皆	祝	周
	祖	亂	所	刺	曰	祖
	出	記	讀	臂	凡	等
	入	賢	何	出	我	十
	常	愚	書	血	十	人
	袖	成	瓊	為	龍	約
	以	敗	曰	誓	蛇	為
	自	皆	此	周	混	兄
	隨	在	間	祖	合	弟
	過	此	外	與		一

中朝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
贈太師追尊為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
燕國夫人皇氏追謚為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
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于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
光照室有声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
原居無何皇考為燕軍所陷歿于王事帝未齡配章
德太后蚤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
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
使李嗣昭常山戰歿于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
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故閑依故人

年

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鬥多力繼韜奇之或踰
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
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
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割其腹市人執之屬吏
繼韜惜而逸之其平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
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
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蔡肯人皆服其敏嘗省
昭義李瓊瓊方讀閩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凡其
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浚郊時朱守殷
嬰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

以帝長于畫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

愛初聖穆皇嬪于帝帝方匱乏而后多資從

案東都事畧此

后資周太祖以金帛使事漢高祖

常晝夜有小虺五色出入額鼻之間

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虬與帝同姓見帝與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為世界主清泰末晋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嘗于晋祠是時屋壞同處教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為侍衛馬步都虞侯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佳娘者為山魃所魅鬼能人言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

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

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者繇是軍異之范延光叛

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當行意不願從或謂帝曰楊公

當朝重勳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得我

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

門尤深待遇出入帷幄受心腹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知

知無不為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泉福

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開運末契

丹犯闕晋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

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晋陽使百度草創四方猶

梗經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
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
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

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目皆下直未制之

東都事略魏仁浦傳仁浦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太祖問以卒乘
數仁浦對曰帶甲者六萬太祖喜曰天下事不足憂也

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
何能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
亦勅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
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
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

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按慰招撫為名詔
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

敵聞帝西行書青人匡人

宋史	李穀傳	周祖討河中穀掌轉運時周祖已有人望潛貯異志
屢以諷穀	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	
宋史	扈彥珂傳	周祖為樞密使總兵出征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

清史長編

縮為便	周祖意未決	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宜擊河中河
中平則永興	鳳翔失勢矣	今捨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于前守
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為之奈何	周祖從其言	

育有所陳啟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
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

梗絰綸締構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
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
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
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
宣之自帝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
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
何能為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
亦勅敵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
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
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

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按慰招撫為名詔
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
敵聞帝西行羣情大懼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
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于河西帝營于河東不數日周
設長塹復築長連城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
將譙語即褒衣博帶或過廵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
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
功效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疾者親為循撫士無賢不
肖有所陳啟溫顏以接俾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
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

皇極經世一
卷之四
帝紀
四

皇極經世一
卷之四
帝紀
四

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
 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鬥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
 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
 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
 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攻河西
 砦賊將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
 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
 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
 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
 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

東	士	諫	祖
都	及	曰	從
事	藩	虜	之
略	鎮	魅	
王	嘗	伺	
溥	以	夜	
傳	書	而	
周	往	出	
太	來	日	
祖	詞	月	
將	意	既	
兵	涉	照	
討	于	則	
三	悖	氣	
叛	逆	疹	
以	者	消	
溥	太	矣	
為	祖	請	
從	籍	焚	
事	其	之	
三	名	以	
叛	欲	安	
既	按	反	
平	之	側	
朝	溥	太	

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
 洛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
 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
 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
 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
 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

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
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鬥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
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
千餘人夜突河西砦果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
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攻河西
砦賊將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
會西北大風揚沙晦冥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
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
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
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

帝營上有紫氣如棲閣華蓋之狀二年八月五日帝自
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升階撫勞酌御
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勳欲兼方鎮帝辭
之乃止帝以出征時廳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
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
洛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
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
定時契丹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
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
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

魚樞使例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禀帝節度帝將北行啟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幾之事宜審于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閭政有序一方宴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黃氣起于前上際于天帝于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之星者曰予于屋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格至貴之祥也翌日牙署中有紫氣起于幃竿龍首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

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德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羣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鄴等遣心腹賚密詔至澶州令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于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惘然又見移過及已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視受顧託于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

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子首級爾等宜奉行詔旨斷
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
校波于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
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宜得披論以判忠佞何
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
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共天下衆然之遂請
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
時隱帝遣小豎驚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所執帝即遣
迴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驚脫衣領中奏
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半生之望唯

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
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仍上前言致
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諸臣耳今驚脫至此天假其便
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
臣豈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
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驚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
滑州郎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
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殺勳臣吾之此來事不獲
已然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
詔我以一死謝天地寔無所恨將校前啟曰國家負公

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遲久安邦雪怨正在此事既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表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卒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整陣于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奮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却死者百餘人于是南軍奪氣稍稍奔于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未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旦郭允明弑漢隱帝于北郊

軍

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便速奔臣未免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合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于高陂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免胄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焉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歔久之俄聞隱帝遇弑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兩射城外帝迴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烟火四發帝止于舊第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為空城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請太后宮起居請立

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語在漢紀
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太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
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命帝北征十二月一日
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
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
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言告帝者帝愕
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
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盡發二十日諸軍將
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赴屋而入
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陞陘陞扶抱擁迫或有裂黃

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眾之中散氣
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
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水初解浮梁未搆是夜北風
凜烈比旦水堅可渡諸軍遂濟眾謂之凌橋濟竟冰泮
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
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
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于臯
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威以英武
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
冠世今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幾以允羣議可

事

監國中外廢士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忍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勅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真肅靜于疆場用保安于宗社不謂姦邪構亂將相連誅偶脫鋒銑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祚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于道途行李未及于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敵騎深侵遂領師徒往往掩襲行次近鎮以渡洪河十二

月二十日將發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臾至狗後于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令奉太后詔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避避無由備俛遵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軍令欲扶策尋令虞侯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監送就糧所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詔曰遠古以來受命相

佳

繼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
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搆亂明黨橫
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倉卒而及禍人自
作孽天道寧論監國威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
平亂畧復正顏細思固護于基扃擇繼嗣于宗室而
獄訟盡歸于西伯謠謠不在于丹朱六師竭推戴之
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錄有歸予作家
賓固以為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
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大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
日帝自臯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

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
夏德既衰爰啟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
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
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渙于河潼
張勳援于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總旋旆于關西尋
統兵于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
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羣小連謀大臣遇害棟
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逃一生于萬
死經赴闕庭梟四罪于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
劉宗微命已行軍情忽變以衆庶所逼逃避無由扶擁

至京尊戴為主重以外中勸進方岳推崇僂倪雖順
于羣心臨御實慙于涼德改元建號祇率于舊章革故
鼎新旋章于霈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號叔之後昆積慶
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于百世大命復集于朕躬今
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自
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
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
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
路憤結重泉雖尋雪于沈寃宜更伸于涇澤並可加等
追贈備禮歸葬事官給仍訪子孫叙用其餘同遭枉

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
先則平時難後乃擣戴朕躬言念勲勞所宜旌賞其
原屬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
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在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
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叙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
用配流徙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
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赦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
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
朝文武臣寮內臣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
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施者更與恩澤

如亡歿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
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
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
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并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
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來曾經契丹蹂踐
處其人戶應欠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
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
年終已前徵納外灼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
下倉場庫務已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
條指揮不得別納斛餘秤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

常

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飾宮闈器用
務從朴素大官當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以助軍
國之費其珍巧織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得輒有獻貢
諸無用之物不急之物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為先
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末洽雖多瑞以奚為今後
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今茲作法
義取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亮難制及知勸之後在
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
贓及知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
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

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
參禪朝廷遠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于京
在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後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
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後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
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
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
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
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淮經法國以姓墓為臘請
以未日為臘後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
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危夏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艱符

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
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
故漢國建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
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冑復繼宗周而天人
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
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

五代會要載原敕云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魏明帝正禪陵尊號一	時達禮千古所稱况朕久事前朝常參大政雖遷虞事夏見奪于	羣情而四海九州咸知予夙志宜令所司擇日為主舉哀仍備山	陵葬禮
---------------------------	---------------------------	---------------------------	-----

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戚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効
參禪朝廷遠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于京
在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郡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
可停廢仍勒却還舊處職後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
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
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
如故仍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
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淮經法國以姓墓為臘請
以未日為臘後之時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
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危爻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艱大衍

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符于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
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
故漢國建由平陽陝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
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冑復繼宗周而天人
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
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
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
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
州節度使己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
有司擇日為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為故主舉哀

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階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啟攢塗日服初服輜車出城班辭釋服後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郎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為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牙鄭仁誨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為宮院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求劉贊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

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况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鉄券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軍將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鄂約

通鑑契丹之攻內邱也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不敢深入引兵還遣使請和于漢

蕃使至遂與入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鄂約晉州郎

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經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瞻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啟攢塗日服初服輜車出城班辭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鄆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事以前澶州鄆度使李洪義為宋州鄆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鄆度副使陳觀為左散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牙鄭仁誨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為宮院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鞏廷美致書求劉贊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

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直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况遐邇所聞在後盡當知悉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便封王爵永鎮北門鉄券丹書必無愛惜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軍將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鄂約舊作兀欽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牆之變帝定京城迨至澶州遇今改正使至遂與入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叙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鄂約晉州鄆

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
 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
 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
 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
 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
 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為漢隱帝發喪百官陪
 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古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

暹等處余州以帝命遣新授鄆度使王彥超率兵也

責	通
以	鑑
悔	帝
尤	復
俟	遺
新	劉
節	贊
度	書
入	曰
城	爰
當	念
各	斯
除	人
刺	盡
史	心
公	于
可	主
更	足
以	以
委	賞
曲	其
示	忠
之	義
	何
	由

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
 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
 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已郊以前太師齊國
 公馮道為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因為侍中監修國史左
 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為守司空平章事
 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
 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兖州慕
 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
 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進封恒農郡王

度使王晏殺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
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
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
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
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
軍都指揮使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
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為漢隱帝發喪百官陪
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古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
溫等據徐州以拒帝命遣新授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
之仍賜廷美等勅書丁丑荆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

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十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
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
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
公馮道為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因為侍中監修國史左
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為守司空平章事
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荆南高保融進封
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
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率兵攻徐
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進封恒農郡王

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
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
曰朕以渺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俱德弗類撫躬靡
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
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檢約而克已昨者所頒赦令
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織奇之厥
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
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酒海味薑瓜湖南
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
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菜豆粉玉屑糝子麩永興御田紅

秔米新大麥麩興平蘇粟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獾肝
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鏃餅晉絳
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荀橘子安州折
粳米糖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
新荀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菱荷亳州菓薺沿淮州
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出於民
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
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

通鑑	詔曰朕生長軍旅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
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

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
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
曰朕以渺末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惧德弗類撫躬靡
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
量與其耗費以勞人曷若檢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
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織奇之厥
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
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酒海味薑瓜湖南
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
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菜豆粉玉屑糝子麩永興御田紅

秠米新大麥麩興平蘇粟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獾肝
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同州石鏃餅晉絳
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荀橘子安州折
粳米糖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
新荀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蓂荷亳州革薺沿淮州
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皆出于土產亦有出於民
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于
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
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奉取進止又在朝文武
臣寮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速具以聞辛巳

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
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
校太保郭崇為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為利州節度使檢
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
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
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
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
戌辛酉莊潞州奏得石會閔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于
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

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
都排陣使何福進為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
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為滑州節度使加檢
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敕書以晉漢之冑為二王後
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後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
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為
三獻從之

永樂大典卷八
千九百八十

國

東
經
本

律